

## ■奉邑风情

## 东山村漫话

沈永明

笔者曾多次路过东山村,但每次都是擦肩而过,从未进入东山村,更无从了解其人文历史。在一次和泳友闲聊中,提起东山村近年民宿火爆的话题时,泳友抿嘴一笑说:“我的老家就在东山村。”哇!我兴奋得不得了,马上嚷嚷着要他带我们去东山村游览。

近日,泳友带我们一行八人向溪口东山村进发。车到东山村长廊前停下,我们循着赭红色长廊拾级而上,转弯,只见梅园石槛框大门朝东矗立,墙门为“石砌菊云图梁柱”,门额上方雕刻着“居其所”三字。转身向东俯瞰,溪口镇全貌一览无余,尽收眼底。

进入“居其所”,老屋的门牌标有“禄房”字样。禄房闾门宽九间二弄,明间为敞堂,南北两旁各设“月洞门”连接南北厢房。正屋南北两边又各建四间余屋,中设小天井,东砌围墙,形成三合院。如今禄房闾门只有一位老太太还坚守在南厢房中,接受着祖先的恩泽。

在尚未进屋之前,绝没想到地处偏僻的高山小村竟还有如此精雕细琢的古建筑,单就窗扇上雕刻

的花卉、植物,其刀工之细腻、行纹之流畅,可谓精美、雅致。进入楼上,室内摆放着一张早已弃用的象牙镶嵌的牙床。四角立柱,正面多加两根立柱,左右配以木制围栏,围栏两边各安方形形栏板,栏板中用象牙高平镶嵌戏曲人物。栏板中间各设有椭圆形“窗户”,中间置一脚踏板,一侧安置床头橱,另一侧摆放马桶箱。围栏两边的木板上还用墨笔书写了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,似乎墨香依旧。至今,象牙与木头还是纹丝严密,毫无松弛,可谓匠心独到。整体看上去,这牙床玲珑剔透、雍容华贵,给人以古典典雅之美,也可见这房、床的主人定是一位儒雅之士。

东山自然村的董氏始迁祖,先由新昌迁徙于萧王庙汪家村,后又复迁于峰岭,在乾隆己丑(1769)年又从峰岭旋迁至东山村。从此在这云雾缭绕的高山上,披荆斩棘,以种植茶叶为生。数年后,娶汪氏为妻,育有三子。到了第四世孙起,终成为东山的旺族。身居深山的董氏先祖居安思危,谋划长远,告诫子孙要广开思路,打破单一而原始的种茶、制茶方式。头脑灵活的先民利用周边生产环境的有利条件,率先从种茶

向经营茶叶发展,进而形成特色产业。他们把自家种上的茶叶与自产的糯米粉揉和在一起,加工成珍珠茶,先卖给里人,里人喝了认可后,又逐渐向镇、县上推销。经过不断的摸索,董氏先民在经营中也掌握了做生意的门道,更拓宽了茶叶的销路。于是,他们大量收购周边村乃至鄞县邻近乡村的茶叶,大批量加工成珍珠茶,还在包装上进行创新设计,用自制的杉木箱,并在杉木箱四周铺上锡箔纸防潮,如此形成外型美观、内在质量上乘的精品茶叶,通过泉口竹筏运输,把自制的珍珠茶销往宁波、上海乃至南洋。

董氏经商的成功,开拓了视野,开始让子孙进入儒学行列,希冀他们远离山野,走向城市。禄房闾门的先祖在杭州求学时,正值清政府风雨飘摇之间,他追求进步,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专制帝制、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中,破旧立新,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热血青年。还有一位董氏先贤在旧上海从事纺织业,不但通过自身的努力晋升为总工程师,还培养儿子入职上海电力总公司,成为一门双工工程师。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,能在大山走入旧上

海谋得一席之地,已属不易,更何况还能在同行中鹤立鸡群,出类拔萃,这更是山乡人的荣耀。

东山村建村历史不长,大约在清中期才陆续有冯、董、周、蒋、汪、徐、夏等氏卜筑形成村落。后这七姓便在东山村内草创七姓庙,取名“木林庙”,共同营造全村和谐和乐的浓厚氛围。

近年来,东山村的经济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,成为溪口镇一张亮丽的名片。山村四周森林茂密,风景如画,溪涧流水潺潺,泉水叮咚,2021年度被省林业局评为“浙江森林氧吧”。村民普遍种植樱花、红枫、海棠、玉兰、五针松等名贵花木,成为东山村的经济支柱。年轻一代依托雪窦山核心景区,回乡创业,新兴旅游产业更是把美丽资源转变为美丽经济。

“立秋胡桃白露梨,寒露柿子红了皮。”深秋季节,东山村随处可见高大的柿子树,金黄色的柿子挤挤挨挨地悬挂在树冠高处的虬枝上,让人赏心悦目,流连忘返。正是在这柿子熟了的火红年代,东山村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美丽的自然风光,吸引着人们前来旅游观光,领略东村之美。

## ■心香一瓣

## 体悟生活美学

顾剑萍

生活跟美学挂上钩,似乎远离了百姓人家。然而,台湾知名画家、诗人、作家蒋勋说:“所有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个字——忙。”中文很有意思,就像“忙”这个字,“心”旁一个“亡”。很直白,忙就是心灵死亡。生活需要你慢下来。

诚如蒋勋说的“我一直希望生活美学里,我们要强调的美,并不是匆忙地去赶艺术的集会,而是能够给自己一个静下来反省自我感受的空间”,我认为生活美学最重要的,是于细微处体会品质。现代社会,食、衣、住、行里很多东西是大批量生产而来,人们容易得到,也不加珍惜。而那些加入更多的关爱之情的东西,即使年代久远,也是活色生香,让人怀念。

就像我怀念祖母做的腊笋烤肉。年少的我们一放寒假就迫不及待回到祖母家。切腊笋是一个体力活,我们刚好能帮忙。祖母用柴火灶煮,锅内加入少许油,放入姜片、八角、桂皮,小火炒香,加五花肉翻炒,炒至五花肉外表微黄,肥油析出,加入酱油、糖上色后,注入大量的开水没过五花肉,用中小火炖煮。另起一锅,让清水没过洗净的腊笋薄片,用大火煮开,再将五花肉连同汤汁一起倒入腊笋锅中,中小火炖煮一

小时后加入少许盐,再继续炖煮一小时,腊笋烤肉就做好了。祖母通常把做好的腊笋烤肉盛在“绿碧甌”里,满满当当。吃时,取一碗放在柴火灶上蒸一蒸,端上桌,肉更加酥烂。色泽柔和的“绿碧甌”一直留在心底,视觉的记忆未曾褪色,口腔里美食带来的快乐,未曾忘却,只因是有独一无二并且无法复制的一些人和事,在心灵上有着特别的感动。

蒋勋有件棉布白衬衣。他舍不得用洗衣机去洗,怕会变形。他会用比较好的洗衣精泡着,用手揉搓干净。他之所以这么用心保护这块对他来说非常温暖的棉布,是因为这是朋友送的,情谊在其中。

物质变成美,是因为人给出很多的情感,正如你真正细心去烹调的那一道菜,你很精心地去洗出来的一件衬衫……你付出的爱使物质变美了。

庄子多从大自然和一般生活中发现美,蒋勋深谙其道,善于在平实的生活中发现大美。在《品味四讲》中,蒋勋从食、衣、住、行方面重新审视“美”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:在小吃里发现信仰;感受服装的体温;如何营造一个家;怎样将急躁、焦虑和抑郁的心情转化成缓慢的生活节奏;如何从生活细节中找到快乐,享受悠闲的文化……

愿我们在享受孤独与体悟生活后,找到自己独特的品味,从生活美学中获得情感与力量。

## ■历史钩沉

## 登泰清山

陈大甫

早就听说过莼湖东部泰清山,抗战时期曾办过国际童教养院,与我们裘村近在咫尺,却没有到过。今年初夏因去与之不远的楼隘村访友,顺道进去瞻仰。

在吞口东公交站下车,沿村级公路一直向北,混凝土路面十分光洁,两旁行道树挺拔。过吞口村后,道路逐渐上坡,直至泰清水库大坝之上。泰清山从黄粟村后延伸向朱家店村前,在这里形成环形的山岙,即泰清岙。吞口有个小村原称深柳村,现为吞口村。这里三面皆山,统称泰清山,但内部仍有很多小地名,如龙潭坑、三友峰、安禅岙等。西边以毛竹山为主,北边面壁岩雄踞山腰,东面是林地,林木茂密浓荫蔽日,原先的泰清寺就在此山脚下。由于山多谷深,这里也是琅溪的发源地之一。《忠义乡志》载:“九曲溪出泰清岙龙潭坑,迤三友峰前合安禅岙水,东南曲流经泰清寺前,迤吞口村历黄粟堰注于中琅溪。”1962年建成的泰清水库,将泰清山东西两山口连在了一起,大坝高14米,坝顶长167米,集雨面积1.44平方公里,库容85.7万立方米,灌溉面积1680亩,使吞口、黄粟、后琅几个村子受益。泰清山海拔高度不足200米,险峻不足,但秀美有余。自泰清水库建成以来,山色与水光相辉映,松间明月,水底白云,更增添了泰清山几分高洁几分神秘。特别是北面那雄踞于山腰的面壁岩,始终像一只乌黑的眼珠,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。

我从相关资料中了解到,泰清山是因五代后晋始建的泰清寺而得名,又因抗战时期泰清寺办过国际童教养院而名声远播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淞沪会战,大批孤儿无家可归,宁波爱国实业家竺梅先筹资5万元,将废弃已久的破旧寺院修建成设施完善的学校,特邀外国友人为董事,取得外国护照,命名为“国际童教养院”。600余名童童和70余名教职员工生活及学习费用,均由该院承担。为维持开支,竺梅先和夫人徐锦华先后筹集资金25万余元。前后六年时间,培养出一批批学生,为当时抗日救国大业输送了大批人才。现在这个古老的泰清寺、曾经的国际童教养院,已经沉入眼前的泰清

水库。

东坝头山坡上,耸立着一座硕大的六角亭,六根亭柱,六角翘翘。南面有台阶出入,檐下有额“梅华亭”,柱联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,亭北山下有砖砌墙屏,刻着两幅特定的石刻——“国际童教养院院歌”和“古院全景图”。东西两面为连柱长凳,供游人小憩。亭正中是一块高大的石碑,正面刻着“国际童教养院故址”,背面是奉化著名书法家裘然之先生撰并书的“梅华亭记”。原来这是1990年原教养院部分院童共同集资,在这里建造的纪念竺梅先夫妇的亭子。碑记开首就说:“泰清水库,后晋古刹泰清寺之遗址也,亦国际童教养院之故址也。”接着记述了教养院办学过程,结尾部分读了让人感动:“自1938年至1943年六年间,两院长殚精竭虑,外则奔走亲朋周旋敌伪,千方百计维持教养。内则全面关怀精心教育,由小学而初中,灌输民族意识,责以中兴重任。琅溪之畔弦歌之声不辍,铁路之下民族正气凛然。师耶母耶家牧坎坎均合一焉。凡我灾童罔不身受,五十余年时紫梦思……因在当地政府老父支持下,于教养院故址旁建此亭,以志眷念,并取两院长名中各一字名此亭,庶几清芬永垂,盛德长留。原国际童教养院师生敬立。”

据奉化著名画家李美杰老师《黎斋遗梦》中所述,1943年9月23日泰清山上国际童教养院正式关闭,留下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给奉化县立中学泰清分部(该校前身是校址在裘村吴江泾昭孝堂的奉化临时中学)。1944年泰清中学招生开学,首任校长顾礼宁。李美杰就是这时去泰清中学读书的。后来学校遭遇两大灾难,大火烧毁了大殿西厢10余间楼房,幸无人员伤亡。接着,九峰山土匪深夜窜入学生寝室,10名学生被绑架,损失惨重。经有关当局研究决定,于1946年寒假,校址迁至东忠义区裘村石城,借小学校舍继续办学,改名忠义中学(奉化中学分部)。

忽闻警钲之声,循声前往,原来近年有僧人慕泰清山之名,募资于梅华亭下方建泰清禅寺,规模虽不大,也使泰清山增加了不少人气。下山又过吞口村,见路边有一长列专栏,原来吞口村还是“国际童教养院遗址文化村”,专栏上有《梅华亭芳筵华夏》等文章和巨幅《国际童教养院院景图》。



韩晓霞 摄

晓霞

日历上  
再也不能  
撕下一张日历  
就减少一天生命  
多想有一种绳索  
能把生命绑定在每天的  
再也不能

## 日历

仿佛从天外飞来  
突然在这里遇见  
已经逝去的日子依然新鲜  
那时洒下过热泪  
也有追逐春天的幸福  
时光难以倒流  
拾起的思绪总是放不下  
如精神的一次还乡

## 偶遇

大树  
不论走多远,都走不出  
它的影子

读几遍

老屋是一本读熟了的书  
每次见它总要默默地再

## 老屋

老屋是一帧泛黄的照片  
上辈人的身影依稀可见  
老屋是一棵年代久远的  
大树

## ■奉人纪事

## 偶遇好人

陈宗耀

时间虽已过去三月有余,但对那位帮我做好事的人,仍记忆犹新,挥之不去。

那是今年8月上旬的一天,我从裘村乘车至大润发。上午9时许,我沿着桥西岸路,往北步行到大成东路附近的枫锦商贸。其时,天上骄阳当空,地上炙热似火,酷暑难当。进得店内,购买凉山彝家稻米两袋。

走出店门,我右肩背一袋,左手拎一袋,想去附近公交站乘车至金海站,再到裘村。那时,店中有位中

等身材的年轻女职工见我年纪大,且大汗淋漓、步履蹒跚,顿生同情之心,就来到我的跟前,亲切地对我说:“大伯,您到哪里去,我开车送您一程吧。”我摆摆手,连连说:“不用不用,那太麻烦你了。我还是背着慢慢地走吧。”她动作敏捷,二话没说,转身随即把轿车开到我跟前,笑吟吟道:“没关系,上车吧,四轮总比走快得多啊。”说着,她马上把我的两袋大米放进车的后备箱,执意要我上车。我推辞不得,就上了车,并对她说:“谢谢你,还是送我到附近公交站罢,我会乘车去金海站的。”她却和颜悦

色地说:“天这么热,等车也需要工夫,又有两袋大米,上下车也不便。我小车多开几分钟,没事的。”言毕,打开空调,车内顿时凉风拂面,暑气消失,神清气爽。

一路上,她还风趣地笑着说:“我出门总是坐自家车,奉化人连新建的金海站,也得导航呢。”我说:“你工作忙,又没坐公交车,路线不熟悉,那也是正常的。”并从其慢声细语中,知道她大概是做财务工作的。

说着说着,她加快了车速,街道两旁的树木和大厦向后退去。七弯

八弯后,十多分钟就到达了金海站。下了车,她还帮我拿下两袋米,并提醒我:“乘电梯,千万小心,以防摔倒。”分别时,我再三道谢,而她却说:“举手之劳,应该应该,区区小事,何足挂齿。”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,怎么连她的名字也没问,真是太糊涂了,深感歉意。

坐在回家的车上,我浮想联翩:送老人到车站,虽是平凡小事,可她的每句言语暖人心,每个行动见真情。她那爱老敬老的美德、助人为乐的精神,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,可佩可赞,难以忘怀。